三月之歌(组诗)

■ 野夫

今夜必须写首诗

今天是世界诗歌日
作为诗人
不管写得好不好
我都必须写下一首诗

春分刚过
檐下的燕子还在筑巢
我想让它叼走
飞向世界
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让人们垂涎欲滴
看着都口馋
这样我的熬夜才有意义
才不辜负
戴在头上这顶桂冠

木棉花开

不管是否倒春寒
也不在乎什么回南天
阳春三月
我该开就开

我是木棉
是土生土长的南方
长在英雄的土地
没有绿叶陪衬
我照样活得风生水起

我并非爱出风头
燃烧自己
纯粹是为了点燃春天
温暖芸芸众生

我无意将春天挽留

生机盎然的春天
盛开在枝头
笑容可掬的阳光
普照大地
我喜欢这关不住的春色
珍惜这妩媚春光

但我无意将她挽留
任她闯荡
就跟她自由地来一样
走也随意
这与喜不喜欢无关

她不去夏天就不来
还有秋天
那个瓜果飘香的季节
就只能远远看着

故乡旧事(五首)

■ 邓亚明

点花生

正月无闲人,刚过完年初三
父母就下地点花生

一个脚板一个脚板踩过去
一粒种子一粒种子找准距离

最爱看父母双脚交替回泥
那动作让我想起小时蹒跚学步
摇摇晃晃却不知跌倒多少次
而父母每一步都稳实坚定,充满力度

桃花美

父母出垌,我在家看妹妹
玩过了扑蝴蝶、捉蜻蜓、藏猫猫
许是又困又饿了,妹妹没了兴趣
哭嚷着要去找双亲

背上妹妹来到村口,三月桃花正燃
我摘一朵哄妹妹,戴上她短发
河水前照了照,妹妹顿时破涕为笑

清明

每年清明都回到乡下
每年清明都上山祭拜祖先

小时候觉得墓地很远,一去就是一整天
一大堆人还围在山上分吃午饭

现在通了公路
没多久就全部墓地都走完
所有人都想着尽快赶回城里
再没人愿停留山上

老屋

父母不在,老屋很旧
已多年没人居住

清明回来上香,我们兄弟商量
老屋是拆还是留
一时没统一意见
准备回城时,突然下起大雨
于是又折回老屋躲避
见到屋檐下,一只老母鸡
张着翅翼护着一群惊慌失措小雏鸡
顿时眼泪,啪嗒啪嗒而下

房子越建越多

每次回乡下,都很少见到村人
但房子却越建越多
像我的老屋一样,都上着锁

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
那些住在城里的年轻人,只有节日才回

清明回乡扫墓,在村头碰到几个
晒太阳的老人,走近叫了几声
才认出是我,他们都问我:
什么时候也回村里建座房子
退休时回来居住?

浮山岭下溯溪记

■ 锋语者

过年期间,他山客从外地归来,相约同游,欲寻一方幽处净心。他山客问将往何处,我不假思索回应,浮山岭下溯溪如何?

浮山驿站前是一个三岔路口,往左,通电白黄岭;往右,通浮山岭冼太庙,沿途有溪涧与山路如影随形,迂回曲折。溪中常年流水,乃浮山岭上的山泉,时盈时枯,却从不干歇。常有人呼朋唤友,拖家带小,远道而来,远离尘嚣,怡然自乐,遑论寒暑。

经浮山村,遇一座小桥,旁有停车场。停车,立小亭远眺,群山延绵,浮山耸峙,满目苍翠,山上一座座热情的大风车,徐徐招来清风。小桥下巨石如阵,流水清冽纯净,水浅处仅可没过脚面,深处积水成潭,溪中散布闲客,三五成群,搭灶野炊,围炉煮茶,赤足亲水,更有甚者爬上高处,对酒当歌,临渊弄琴,俨然雅士。较之浮山驿站里的高栏平台,草亭雅室,凉椅秋千,咖啡奶茶,溪涧里自有一番野趣。

沿溪行,上行数十丈,见有涓涓细流从左侧汇入,乃另辟蹊径,逐水而行,身随溪转,渐离喧嚣,隐入幽林。此溪略窄于主流,仍多巨石,色调灰沉,状如巨卵,与主溪无异。时值枯水期,不少石头躺在河滩的泥沙里,沙地上爬满翠绿的鸭跖草,还有一大片开着茸球状小花的野茼蒿,几棵野山芋,顽强地从石缝里钻出来,撑开几块深绿色的大叶子。溪畔两旁多老树,近水处一棵皂荚树,一半根须扎在石缝中,一半根须悬空裸露,若无其事地挑着褐色的皂荚在微风里招摇,摇得泛黄的细叶簌簌而下。离溪稍远处多芒果树,苍藤缠绕,龙眼树上爬满了寄生,像谁用点苍笔法,把它们渲染得古意盎然。

溪边有一片茂盛的青葙,挑着长长的紫花,中间一块巨石高高突起,脉络清晰,黑白分明,乍一看像花丛里卧着一匹猛兽,疑是好事者笔墨所为,近看却是浑然天成。惊叹不已,又瞥见旁边一块巨石,灰黑处如山,淡白处如浮云静水,不经意散出的脉络像古树,散落的几点黑影,像极了云中飞鸟。

本以为在溪中得见如此奇石,已是奇遇,岂料沿途又见无数尊图纹石,忽如一阵疾风,吹乱一本画册,一幅幅奇观展现眼前,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石头色调多以黑白为主,却各有形态,独具神韵。黑多白少者,墨色厚重,极具深意,如图腾;白多黑少者,图案简洁,耐人寻味,如史前涂鸦;规整的,层层叠加,如一部鸿篇巨著;无规则的,如祥云,如瑞兽,如《山海经》里的插画,如敦煌壁画,如大写意手法的名山大川。

最是横亘在溪涧里的一块巨石,像一幅巨画斜挂在河床里,高约五丈,宽三丈有余,气势磅礴,黑白相交,层次丰富,线条粗细交替,勾勒出无数画面。登上巨石,但觉石面清凉,凹凸有致,居高临下,清风满怀,神清气爽,宠辱皆忘。溪中奇石对峙,溪水低语,如空谷琴声,在立体水墨画之间游绕。巨石上一丝流水,顺着石缝缓缓而下,画出一根轻灵的细线。如若流水薄薄地漫过石面,石上画面随水而动,变幻无穷,如九龙夺珠,丹凤朝阳。如遇丰水期,当是激流飞瀑,云蒸雾绕,漫谷烟霞,气象万千。

继续上行,仍凭一水相牵。一石一景,步步入云,如履仙境,忘路之远近。忽闻几声狗吠,但见茂林深处隐着几座楼房,始觉尚在人间。

他山客和我都是怕狗之人,只好望而却步,访仙之旅,浅尝辄止。未能穷尽源头,却了无遗憾,溯溪可以健体,临风可以怡情,高山流水,谈笑风生,何必羡慕仙人乎。他山客频频回望,慨叹连连:壮哉!好一条水墨涧。我深以为然。如斯一条忘忧谷,值得三顾。

橘红花开 香飘万里 碧云 摄

致青春

■ 黄月芝

三春彩蝶舞花间,恰似儿时追满山。
岁月虽摧双鬓白,芳心未改自开颜。

无题

■ 知心

枯木逢春燕入群,便迎温暖漫缤纷。
黄花半落经寒雨,飞絮飘香动如云。

洞天春·仙人洞雅习感怀

■ 吴媚

香山鸟语红老,乱石泉鸣绿好。恰又云天晓风袅。正、随心挥草。

凝神写意悄悄。渐觉临池厚了。艺里通文,古中寻法,三更多少?

云锦如诗八排山

■ 吴征远

从广东茂名信宜市思贺镇上去,便是闻名遐迩的八排山。这里是三个地级市交界处的一个高山盆地。每年春天,八排山云锦杜鹃如诗绽放,吸引了无数户外爱好者踏足探胜。

沿途山路弯弯,清溪潺潺,绿树葱茏,美景处处。涉足者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才能上到八排山云锦杜鹃的隐居地——天堂顶。站在山坡上,可见宝蓝色的天空下,地毯一般的高山草甸上,点缀着一棵棵形态各异的云锦杜鹃,她们以翩翩的舞姿展示着绝世的容颜!脚下不到十米远的山谷即有令人治愈的风景,有两棵云锦杜鹃满树生辉,繁密的花朵挤得绿叶闪闪隐现。移步下面,但见树下落英缤纷,像铺上彩色的锦帛,一直往山谷下延伸。山岚尚未完全消退,淡淡的烟光树色描摹出唯美的水墨画!

往前走,但见草甸青绿翠嫩,山石随意堆叠,好一幅高山草原的风光图!行走间,可见几棵云锦杜鹃生于一堆石缝间,绽放着粉红、纯白的花朵,如蝴蝶纷飞,成为众多人拍照的打卡点。我沿着右前方步行过去,那里是一个著名的山谷,名叫情人谷。

情人谷里是多年生的云锦杜鹃,树干褐黑,尽展饱经沧桑的本色。冬天的时候,这里会出现冰花和雾凇。这八排山的云锦杜鹃,自然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冰冷之苦。可是,她就是在这高寒之处,傲对寂寞与寒冷。明媚的三月到来时,展现不逊于梅花的旷世风华。用最灿烂的笑容,表达了自己对天堂顶的坚贞爱情。

我轻轻拨开地上的落英,向云锦杜鹃林探幽而去。阳光自树丛间洒下点点碎金,隐藏在树林深处的几声鸟鸣益显幽雅宁静,颇有"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我凑近一丛垂下的云锦杜鹃,满怀虔诚地细细凝视,丛丛的云锦杜鹃鲜红染白,花瓣紧紧簇拥着柔美的花蕊。淡黄色的花蕊浅笑安然,静静地拥抱着晶莹的露珠,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此时此刻,惟愿时间停止流淌,让人也化身成花间那翩然起舞的蝴蝶!

走出这片杜鹃林又该往何处去?举目四看,山山皆春色,树树尽繁花。间或见虬枝重重的古松、嵯峨的奇石点缀林间,更觉诗意无穷。那就信马由缰,率意而行,随缘品赏吧!沿着情人谷继续往前,来到了一个小盆地。恣意飞扬的云锦杜鹃把这个盆地抱成一个摇篮,我们就像婴儿一般任性地在摇篮里肆意玩耍。造型各异的老松树和藤蔓缠绵悱恻,轻缓的溪水正在叮嘱青绿悠长的蒹草书写八排山的传奇!

在盆地边有一片小山坡,密密麻麻地盛开着粉红鲜红云白的云锦杜鹃,就像一大片彩色的云锦铺在上面。一个穿着素衣休闲装的女子,忍不住内心的喜悦,把红色的帽子一抛,飞一般奔向那一片云锦杜鹃,大声喊道:太美啦。周围的人报以微微一笑!是啊,如此旷世美景,谁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炽热的情感!一群来自珠三角的驴友,把地上的花瓣排成"心"字形。然后站在那里合影,他们的欢呼就像云雀的声音响彻云霄!

跟着众人的步伐,我登上八排山的顶峰,整个天堂顶的景色一览无余。但见远处云山苍苍,峰峦此起彼伏,八座山峰历历在目。近观天堂顶,半山之上尽是茫茫的高山大草原,贴地的青草吮足了春雨,碧绿翠嫩,似铺上一张飘逸的绿毡子。而半山之下,或是山谷,或是小山包,绽放的云锦杜鹃正在演出视觉盛宴的大片。整个天堂顶就像一个吊在空中的旷世大花篮,美得令人泪目。

从山顶下来时,大家都前往一个小山谷。这里立着一块界石,是阳江、茂名、云浮三市的交界点。来到这里,每个人都禁不住站上界石,体会一下一脚踏三市的豪迈和喜悦!界石周围的草甸上,几只黄牛正温顺悠闲地吃着草,间或有浓雾飘来,它们的身影就显得隐隐约约,仿佛成为仙界的动物!

绚烂如云,娇艳如锦,生长在海拔1000米高山上的云锦杜鹃,是八排山的一张名片。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走进一生从未邂逅的梦境!晚霞铺满天际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这个人间的仙境!

第四十九章

-2-

◎小说连载 ⑮

也任

■ 阿 明

夜色渐深,南公园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黄丽丽独坐于树影里。当龙涛明的身影出现在窗口时,她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跃出胸膛;当龙涛明无意识地朝夜色中投来一瞥,紧张得她慌忙用双手捂住自己发烫的脸颊,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溢遍全身!

那盏宿舍灯已有好几天不见亮起,对龙涛明的担忧便如同藤蔓缠绕在黄丽丽心上,唯恐他又出了什么事情。春节前后这几天,她脑海里总有两个声音在吵架:一个说龙涛明正直坦荡,得罪了太多小人,怕是又遭了谁的算计;另一个则说春节前后厂里事情多,龙涛明责任心强爱厂如家,应该是睡在了厂里。

每个守在南公园的夜晚,黄丽丽一时想到了坏的方面,为龙涛明担惊受怕;一时又自我安慰开解:"好人有好报,上天会保佑他的!"此刻得以望见那道挂怀许久的身影,她吊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情难自禁地又念诵起了《思君》《盼君》《念君》《别君》这几首为龙涛明而写的小诗。

夜色掩映下,黄丽丽目不转睛地盯着站在窗口的龙涛明,暗自品尝着心头那抹甜蜜。因为爱情,即使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她也演绎得十分快乐。她的快乐是一种体会,并无道理可讲,若非当事人,永远也不能够明白其中滋味。

忽然,窗内的龙涛明转身朝门口走去,离开了黄丽丽的视线——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伫立沉思。

打开宿舍门,只见保卫科长兼厂前派出所所长刘宏宏,两手提着果篮和礼品袋,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新年好啊,刘科长!我知道你这几天很忙,来坐坐就好了,带东西就见外了。"龙涛明热情招呼刘宏宏到屋里坐。"这大过年的,没带什么,就几个水果。"几步走进屋内,刘宏宏笑着答道。

龙涛明接过果篮,掀开薄膜,拿出两个富士苹果到厨房里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走出来,递一个给刘宏宏,然后自己先啃起了另一个。

刘宏宏摩挲着苹果并未动口。有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明日,他将要按罗为民的指示对禁毒专员投毒,自己也得服少量毒药,伪装成同为受害者以作掩护。但怕自己就这么一不小心也被毒死了,他这两天都在安排后事。现在,他心中唯一放不下的,是自己暗恋多年的厂办副主任刘方。刘方同他,不仅是高中同班同学,还沾着点没有血缘的远亲关系,工作又同在一个厂里,较常见面,他便对颇有女人味的刘方暗生了情愫,却又因胆怯一直不敢表露。

这个秘密,深藏在刘宏宏心底许久。想到明日情况凶险,认为到了必须向刘方袒露心迹的时候,所以今夜才鼓起勇气来找龙涛明,希望请这位厂长帮忙向刘方说媒。

正当刘宏宏还在寻思着如何同龙涛明开口时,早就察觉他应是有所求的龙涛明已先一步出声:"刘科长,每逢年节时候,你们保卫科都是忙得抽不开身的。你今夜过来,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尽可以直说。"

"龙厂长,我确实有一件私事想要拜托您——"刘宏宏一咬牙鼓起勇气开了口,但依旧略带腼腆犹疑。他把苹果放到桌子上,低头盯着鞋尖,耳根通红。

"刘科长,你是看上哪个女孩子了吧?"龙涛明笑了笑,一语道破他的心思。心头一震,刘宏宏十分佩服龙涛明的洞察力,于是直抒胸臆:"龙厂长,我非常喜欢刘方。"

龙涛明敛起了笑容:"刘方她知道吗?""她不知道,您是知道此事的第一个人。"刘宏宏摇摇头。

"刘科长,你是想送猪头给我吃了?"龙涛明挑明道。在江南市,"送猪头"历来是酬谢媒人的意思。

刘宏宏猛点头,目露祈盼。龙涛明把吃剩的苹果核扔进垃圾桶,用纸巾擦了手,才走至刘宏宏身前,拍拍他肩膀:"你和刘方都是我厂的中层干部,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媒人我当定了。"有了龙厂长这句话,千恩万谢过后的刘宏宏,喜不自胜地回了自己宿舍。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一边幻想着经龙涛明撮合,自己能与刘方喜结连理,一边恐惧着明日的投毒行动——等天一亮,他就要去毒杀国家禁毒专员,又将一次犯下杀头之罪!

天刚蒙蒙亮,刘宏宏草草洗漱,然后戴上罗为民交给他的那枚藏毒戒指,于七点五十分来到了市公安局禁毒指挥部。

禁毒专员的助理和武警副支队长已在室内,刘宏宏进门后同他们一一点头招呼。把笔记簿放到座位上,刘宏宏便主动拎来茶壶,分别给专员助理和副支队长斟上茶水,再走回自己座位,也给自己倒了杯。这是他自接到罗为民安排投毒任务以来,每次参加会议前的"常规动作"。

按禁毒专员规定,公安局内勤服务员要在会前把开水瓶和一壶茶送到,会议开始后就不能再让服务员进来了。

先是看了看手表,又不自然地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但刘宏宏哪里是在意时间,不过是想到就要亲手投毒,紧张得不知所措罢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异样,他打开笔记簿,颤抖着手写下会议时间。

突然门被推开,禁毒专员大步走了进来。他扫了一眼参会人员,皱着眉头问助理:"小罗怎么还没到?"

这个疑问在空气中凝固了一瞬。平日里罗为斌总是提前到会的,今天会议都要开始了却仍未见踪影。在场众人并不知道,原本清早出了家门欲前来参会的罗为斌,正经历着怎样惊心动魄之事。

当罗为斌关上家门,从三楼步行到一楼时,与值夜班归来的公安局刘主任打上了照面。"罗队,局里出大事啦!"刘主任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压低声音说道。罗为斌挑了挑眉,眼神示意他说明白。

作为大院里的老邻居,刘主任太清楚罗为斌与韩劲家的关系了——罗为斌一直是韩劲心里的"准女婿"。于是走前一步,靠近罗为斌耳侧,接着道:"韩局长和张老师……"刘主任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今天凌晨在山东遭遇爆炸袭击,现在……生死未卜。"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罗为斌头上。他眼前一黑,踉跄着扶住墙壁,耳边嗡嗡作响。刘主任连忙扶住他,拍了拍他的肩膀,以作安抚。

"局里……局里怎么安排?"深吸口气镇定下来,罗为斌急切地问。

"局里已作决定,从指挥中心和政治部各抽一人陪同韩劲女儿回老家。他们八点便从大院出发到江南机场,坐十点的飞机直飞济南。"刘主任话音刚落,罗为斌就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连多谢都忘了说。

政治部门口,郭主任正在对两名整装待发的干警交待赴济南的注意事项。罗为斌远远就听见开着门的警车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韩小倩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被一名女警搀扶着,单薄的肩膀不住地颤抖。

"小倩!"罗为斌一个箭步跃上车,跪蹲在韩小倩面前。看着她被泪水打湿,苍白空洞的脸,罗为斌心如刀绞,瞬间也红了眼眶,带着哭腔说:"小倩,我也同你一起去!"韩小倩却仿佛没听见似的,只是机械地摇着头,泪水砸在紧握的拳头上。

见状,罗为斌转身下车冲到郭部长面前,敬军礼时手都在发抖:"报告主任,罗为斌申请一同前往,看望亲如父母的韩局长和夫人,请批准!"这句洪亮的话语里伴随着明晰的颤颤泣音。

"出行人员已经组织核准,不能更改!"郭主任回礼后,先是厉声拒绝,接着叹了口气,并将身边干警递来的纸巾,转放到罗为斌手上,解释道:"为斌呀,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经局里与机场紧急交涉,只争取到了三张飞济南的机票。按陈书记指示,待小倩去到她父亲那儿看过情况后,再做进一步的安排。"

罗为斌满脸失望,说话的声线都变调了:"郭主任,那我可以送小倩到机场吗?"富有人情味的郭主任点了一下头:"去吧!"

人世间,谁都不知道有没有前世今生;生活里,同样谁都不清楚茫茫尘世,是否早已有了注定安排。全因郭主任的法情兼顾,罗为斌才躲过了一场死劫——就在他护送韩小倩前往机场的路上,禁毒指挥部里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面对禁毒专员关于罗为斌为何没有到场参会的询问,专员助理茫然摇头,表示没有收到消息。刘宏宏趁着大家目光都被吸引走的这个间隙,左手轻轻揭起茶壶盖,右手拇指压住戴在中指的戒指开关,对准茶壶口一喷,无色无味的毒液便悄然落入茶水里。

他虽然紧张到脑袋一片空白,但不忘抓起茶壶摇摇匀了才去给在场几人倒茶。他先给专员斟满,然后是助理和副支队长,最后才是自己。按照罗为民的计划,他必须也喝下毒茶,才能洗脱嫌疑。于是他闭着眼咬着牙,抿了一小口……

与此同时,公安局食堂里,罗为民安排了一名不起眼的帮工也给早餐食品里加了同款但经过稀释的"料"。虽然剂量较轻,却足以制造混乱,为指挥部里的谋杀打掩护。

八点半左右,中毒者接连出现恶心、呕吐及阵发痉挛的症状,严重者甚至一头栽倒在地,陷入了昏迷。恐慌像瘟疫般蔓延,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响彻公安大院。

十点整,市委书记许东接到了紧急报告:国家禁毒专员及其助理、市武警副支队长因抢救无效,已确认中毒身亡;厂前派出所所长刘宏宏,连同三十余名中毒警员,还在医院里与死神搏斗。

这便是震惊中南海的江南"2·17"特大投毒案。主管公安部的国家领导人作了紧急批示,要求以雷霆手段严厉打击国内外贩毒集团,坚决消除毒瘤,还人民群众一片净土。批示送达江南省委,省委一刻也不耽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迅速落实批示精神,并重新研究了许东作为副省长人选一事。

外面的世界乱套了,而搅乱世界的那个人此刻却悠闲自得。食乐世界的茶艺室内,檀香袅袅。罗为民正和张松东云淡风轻地叹着茶。

这两人相约此处是有缘故的。张松东为增加一处楼盘的容积率,找了房产局长陈焱。陈焱暗示交换条件是要一幅罗为民的字画,所以张松东才约见罗为民。

本就交情颇深,也从张松东那儿得了不少好处,罗为民欣然提笔,给张松东书了这么一首说是体现他心态的打油诗——

闲庭独坐对闲花,轻煮时光慢煮茶。
不问人间烟火事,笑听神仙侃大山。